女排，加油

言止善

老伴和我是中國女排的「粉絲」。電視節目，凡和女排比賽衝突的，一律要讓路。四年前，雅典奧運會，中俄女排決賽現場直播是在半夜，我們照看不誤。三比二，中國姑娘險勝，我倆一夜無眠。

參加北京奧運會的中國女排是一支逐步完成新老交替的隊伍。十二名隊員裡，有一半沒有參加過上屆奧運會。經過幾年磨合進步不小，但失誤仍不時發生。在京奧前舉行的世界女排大獎賽中，幾名新手輪番上陣，一般都有不俗表現。這支隊伍，身高方面已不亞於歐美選手，超過一米九的就有四位。如此選材，是爲了克服攻防兩項中的先天不足，不會像日本隊那麼吃虧。目前，長期受傷病困擾的趙蕊蕊恢復得不錯，由於她身高達一米九六，到了前排，往往成爲對手的一個「克星」。

這支隊伍的明顯不足是缺乏十分突出的隊員。像古巴的路易斯，巴西的謝娜等球星都有一錘定音的實力。日本隊的二傳手和自由人（她們的身高均不到一米六），其扎實的基本功的確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我們不但沒有所向披靡的主攻手，防守（特別是後排防守）常成爲一個薄弱環節。我們的二傳手馮坤手術後復出，還沒有調整到最佳狀態。由於二傳手是全隊的靈魂，一切戰術都靠她來組織，她的狀態對全隊的發揮影響極大。

四年之中，中國女排雖沒有總是站在巔峰，但「換血」的工作已平穩完成。這次大獎賽裡，陳忠和教練有意識地考察各種組合，比賽成績雖不理想，但對方取勝也並不輕鬆。目前，只有一支神秘的俄羅斯隊（她們曾有多名兩米以上的高大隊員）近期沒有出來亮相，其餘有望進入決賽的都實力相近。所以，各路巾幗的最終較量一定是難分難解的精彩對決。

排球，是一項世界上開展普遍的集體運動項目，屬「大球」。中國女排巔峰期的「五連冠」戰績是國人一段金色的記憶。女排精神不但鼓舞着各運動隊，也鼓舞着世界華人。正如胡錦濤所言：「中國女排是我國體育戰線的一面旗幟。」目前的女排隊員，以「八十後」爲主。其中有總是笑容燦爛的楊昊，也有喜怒形於色的王一梅（人稱「大梅」）——她在這個集體裡，的確是個小妹妹。看女排，你就可以看到當代中國青年的活力和個性。外柔內剛的陳忠和，於二〇〇一年受命擔綱執教正處於低谷中的國家女排，當時他就表示「我有信心帶領中國女排東山再起」。二〇〇四年，世界諸強青黃不接，在雅典，中國女排幸運奪冠。本屆奧運會，形勢更加嚴峻，以老帶新的中國隊場場都將經歷硬戰。在溫和而嚴厲的陳教練帶領中國姑娘經歷「大考」之際，我們滿懷信心和期待祝他們再添佳績——「女排，加油！」

好一條《書街》

許定銘

所有商業繁榮的城市，都有集中某一種行業的專街，如香港的古董街、海味街、女人街、食街，可惜缺少「書街」！

若說「書街」，首屈一指的是上海的福州路，從中山東一路起，至西藏中路止，全長一四五三米。這條全國聞名的書街始建於一八六一年，先是墨海書館，然後是千傾堂書局、尚義書坊、掃葉山房、格致書室、點石齋印局……書店林立，經百多年不衰，成爲上海最負盛名的文化街。自一九九八年，佔地三七一三平方米，樓高七層的「上海書城」落城後，福州路更成了全國書市的龍頭大哥，愛書人必往的聖地。如今大家見到這本汪耀華主編的《書街》，是本十六開的粉紙精裝本圖書，圖文並茂，用「經折裝」精印的長卷，一頁連一頁，共四十八頁彩印本，拉開來，卷長達十米，非常精緻。內文上下是對倒的福州路左右兩面的書店面影，中間則是對全街兩面書店的歷史解說，非常有趣而好玩。讀着、讀着、……人彷彿走到福州路的馬路中央，瀏覽着兩旁書店的滄桑歲月……。

書是上海文化出版社在二〇〇六年初版的，定價才五十塊，非常超值。不知從何時起，內地書也不附印數了，這麼精緻的書，恐怕也不會印太多，見到了千萬別錯過！

悼念陸鏗

曾敏之

著名報人陸鏗走了，他走完了一生曲折多難的歷程。一個人，以新聞記者終其生，並世可稱少見。

我認識陸鏗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重慶，時值抗日戰爭取得慘勝之後。他從歐洲戰場歸來，擔任國民黨政府的《中央日報》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。因爲國共談判戰後建國的問題，談判過程中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以軍事優勢蓄意藉內戰消滅共產黨，局勢陷於僵持。美國的馬歇爾將軍來華以調停國共兩黨矛盾、防止內戰擴大爲任務，飛抵重慶之日，國民黨政府於勝利大廈舉行盛大宴會，蔣介石主持款待。我當年是參加國共談判採訪的《大公報》採訪主任，也參加宴會採訪新聞，因此與陸鏗以同行而匆匆會面，堪稱六十年前已結一面之緣。

當年《大公報》的朱啓平兄曾被派赴太平洋戰場採訪，參加日本宣告投降在美國密蘇里軍艦上向麥克阿瑟將軍簽降的儀式，撰寫了長篇通訊《日落》，描述了簽降的過程，這篇著名的通訊從此享譽於世。朱啓平兄也於二戰結束後回到重慶。他與陸鏗早就相識，重慶相聚時也介紹我與陸鏗會見，欣然話舊。後來，形勢起了變化，各人分道揚鑣。朱啓平調回北京，陸鏗不知去向。我仍留在重慶參與舊政協及和平談判的採訪活動。

歲月悠悠，世事茫茫。從一九四八年以後的數十年間，我與陸鏗斷了音訊。只是聽說他已身陷囹圄，而我與啓平也度過二十年的劫難生涯。直到一九七八年，我與啓平都重來了香港，重操舊業。正是這時候，陸鏗也於一九七九年出現於香港，他以滿腔家國情懷發表了長文《三十年大夢初醒乎》，令我讀來感動不已。

陸鏗留港期間，眞是「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」，與胡菊人合作，創刊了《百姓》期刊。《百姓》有意對中國優秀古典文學作品開闢專欄評介，陸鏗特約我撰寫《詩的藝術》，每期一篇，我奉約按期交稿。我曾以唐代詩人劉禹錫寫的《西塞山懷古》——詩作賞析：

王濬樓船下益州
千尋鐵鎖沉江底
人世幾回傷往事
今逢四海為家日

金陵王氣黯然收
一片降幡出石頭
山形依舊秋寒流
故壘蕭蕭蘆荻秋

這首詩於《百姓》刊登後傳到美國加州，給白先勇讀到了，特寄航信給我，說他讀了此詩，感懷身世，追念他曾於少年時代由桂林家鄉隨父母寄居上海、南京各地的往事，不勝唏噓！他的父親白崇禧曾任國民黨政府軍政要職，家世顯赫，終於內戰失敗，國民黨退守台灣，白崇禧也入台於鬱鬱中謝世。

白先勇由台灣赴美留學，數十春秋就在異邦度過。因此劉禹錫的詩眞是觸動了他蘊藏於心深處的傷感！我覆信給他時，曾邀他回桂林家鄉看看，我可以陪他重臨花橋榮記以慰旅思。他慮及當年的形勢而婉辭了我的邀約。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，白先勇終於回國遊歷了江南及故鄉。

《百姓》因各種原因，於苦撐了十餘年之後，不得不宣告結束。從此，陸鏗又遠赴美國，他也曾出訪過台灣。我跟他再沒有聯繫了。從他詳敘的經歷中，得知他在美國爲作家江南被台灣國民黨特務殺害一案，仗義挺身而出，協助江南夫人崔蓉芝控告國民黨殺害江南之罪，歷經多年訴訟，江南案得以昭雪，崔蓉芝獲賠償五十萬美元訟費。因協助昭雪江南一案，陸崔之間日久生情。就在陸鏗偕崔蓉芝來港之年，我與朱啓平在銅鑼灣老正興飯店先後爲他倆歡宴。陸鏗心情極好，曾與我耳語：「我已恢復青春活力了。」令我欣羨不已。

當崔蓉芝將江南遺骸歸葬於故鄉安徽之黃山時，陸鏗陪崔一道辦了歸葬的事，當時我曾寫詩給崔蓉芝以遙奠江南。

自此以後，與陸鏗崔蓉芝不再有機會見面了，而陸鏗的情戀曾引起朋友的責難，因爲陸鏗背棄了患難與共的夫人而與崔在一起。而陸鏗暮年衰殘的歲月，却難爲崔蓉芝對他守護了二十年，也曾陪同陸鏗回到雲南故鄉，最後侍候在側而親睹他瞑目長逝，也可說陸鏗崔蓉芝的情義不失爲「矢志不渝」的佳話了。

中國月季冒戰火傳歐美

陳培棟

北京奧運會頒獎的花束，是由鮮紅艷麗的主花材「中國紅」月季花組成。月季原產中國，是我國十大名花之一。此花在中國北方稱月季，在南方和港澳地區叫玫瑰。而拉丁學名中，將月季、玫瑰和薔薇統稱「羅薩」（Rosa）。

玫瑰、薔薇與月季同屬薔薇科的「姐妹花」，一般認爲，三者的主要區別在於：玫瑰葉片長毛，花朵單瓣有香，一年只開花一度；薔薇花小，花期較長；月季複瓣，四季常開。宋代楊萬里《臘前月季》詩讚曰：「只道花無十日紅，此花無日不春風。一尖已剝胭脂筆，四破猶包翡翠茸。別有香超桃李外，更同梅鬥雪霜中。折來喜作新年看，忘卻今晨是季冬。」可見月季花期相當長，每年以五月中旬開始，一直延續到十一月中旬。在我國南方地區幾乎一年四季都開花。

十八世紀以前，西歐是沒有玫瑰的。雖然有一些號稱玫瑰的花朵，但花期很短，每年只在仲夏前後開一次花，而且花朵不大，盛開時也不過比酒杯子大些。但到了十八世紀後半葉，歐洲的玫瑰起了一個劃時代的變化，也推動了世界玫瑰花卉事業的迅速發展。

一八〇九年，有個英國商人從中國廣州出發，準備將紅色、緋紅和黃色四個品種的中國月季——「斯氏中國朱紅」、「柏氏中國粉」、「中國黃色茶香月季」、「中國緋紅茶香月季」等品種經印度傳入歐洲。當時，恰遇英國和法國處於交戰狀態，但爲了保護中國的月季良種能安全地由英國傳入法國，雙方達成了暫時停戰協議，由英國海軍護送，渡過英吉利海峽，交給約瑟芬皇后，在瑪爾梅森玫瑰園培育。

中國優良的月季品種進入歐洲後，最先在法國形成波特蘭玫瑰和中國雜交玫瑰等品種。後來於一八六七年育出了今天風行世界的「雜交茶香玫瑰」的新體系，它的花朵大，花期長，顏色豐富多彩，儀態萬千，無論在觀賞還是在經濟上都具有重大價值。

其後，法國育種家弗蘭西斯用「雜交茶香玫瑰」作基礎，進行千百次的雜交，培育出「黃金國家玫瑰」。此時，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爲了保護這批珍貴品種，弗蘭西斯以「3-35-40」代號寄到美國，由美國園藝家培耶之手，又培育出千姿百態的新秀。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成立大會上，美國玫瑰協會贈送給各位代表一束玫瑰花，並附上希望全世界持久和平字條。

經過幾代園藝家的辛勤努力，現在世界上已有月季（玫瑰）花七千多個品種，他們都公認：「近代玫瑰花的生命裡，流着中國月季一半血液。」令人感到我國豐富的植物資源而驕傲。尤其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都以玫瑰爲國花，今次北京奧運會選擇了「中國紅」月季爲頒獎花束，使全世界人民更加追求友誼、團結，維護世界持久和平。

中國月季是怎樣傳到歐美的呢？這裡有段故事：法國皇帝拿破侖於一七九六年和約瑟芬結婚後，在巴黎郊外買下了一處叫瑪爾梅森的別墅。由於拿破侖經常遠征打仗，瑪爾梅森便成了約瑟芬優游歲月之地。約瑟芬喜愛玫瑰，便召來許多園藝師在瑪爾梅森辦成一個玫瑰園。

填空的笑話

陳安

筆者不是幽默作家。有時眞想幽它一默，可就是不具才情。看官們讀這篇短文也許會忍俊不禁，那也不是我的幽默，而是中國大陸孩子們在語文考試時的靈感突顯和奇想忽發，或許也是他們在現實影響下形成現實態度的自然流露。

話說語文教師們常愛出些填空題來考學生們的語文水平，看他們對漢語詩歌、成語和諺語的掌握程度，結果老師們在批考卷時或笑得前仰後合，或氣得拍案而起。

比如，「何當共剪西窗燭」下面應填「卻話巴山夜雨時」，可有學生填爲「夫妻對坐到天明」。

「床前明月光」，誰都知道下句，有學生卻說是「李白睡得香」。

「葡萄美酒夜光杯」，有學生用「金錢女人一大堆」來取代「欲飲琵琶馬上催」。

「路上行人欲斷魂」的前一句是什麼？有學生忘了「清明時節雨紛紛」，便寫上「半夜三更鬼敲門」。

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，有學生也許不想與李白的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苟同，所以填上「老鼠兒子會打洞」。

「問君能有幾多愁」，有學生認爲哪能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，「恰似一壺二鍋頭」才更合適。

「人生自古誰無死」，有學生不理解也就記不住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，所以填了「只是死得有先後」。

「蚍蜉撼大樹」後面當然應填「可笑不自量」，有學生卻填爲「一動也不動」。

「窮則獨善其身」後面的正確答案爲「達則兼濟天下」，有學生卻答爲「富則妻妾成群」。

「三個臭皮匠」，有學生說是「臭味都一樣」。

「君子成人之美」，有學生答曰「小人奪人所愛」。

「管中窺豹」，有學生不知「可見一斑」，填爲「嚇我一跳」。

「書到用時方恨少」，其最好的聯句應是「事非經過不知難」，有學卻說是「錢到月底不夠花」。

有些學生英文程度比中文高，所以當李清照問「知否？知否？」時，他們的回答是：「Sorry, I don't know.」這「否」與「know」還押同一韻呢。

熱烈祝賀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隆重開幕

張天龍刻

安全套盯上學生哥

蕭愚

如今內地社會風氣越來越開放。就以購買安全套爲例，十多年前人們在廣州買安全套，多少有點羞答答。那時安全套只在藥店出售，而且藥店的櫃枱將商品與顧客隔開，要買只得通過售貨員，有時還要揚聲叫喊才能引起售貨員的注意，由此引來不少笑話。

某次，一位廣州大嬸想向女售貨員要一個安全套，就因爲大聲說了一句「過來，安全套」，引來售貨員的挖苦，從而引發了一場舌戰，這舌戰也成一時街頭的花邊新聞。可見，以前要買一個避孕套，是多麼的不容易。

現時情形完全不同了，只要你願意，市內隨處都可以買到安全套。幾乎所有的便利店都有避孕套出售，且多數就擺在收銀台顯眼的地方，唾手可得，「不動聲色」就可以付錢拿走。就算夜裡商店關了門，也不打緊，因爲廣州街頭就裝有幾千部安全套自動銷售機……

安全套市場實在太大了。據說，目前內地每年銷售的安全套多達三、四十億個，某家國外品牌在內地的利潤年達到幾千萬元人民幣。安全套不僅市場大，利潤也高得驚人，行業人士介紹說，一盒安全套售價二、三十元甚至七、八十元，而實際成本僅僅是幾塊錢，毛利率高達幾倍乃至十來倍！正因爲這一「大」、一「高」，廠家、商家不敢小視這個市場，甚至可以說，他們是設法削尖腦袋往裡鑽。

每年的廣州性文化節，安全套都成爲主角。不僅派出美女穿着安全套做成的性感衣服亮相T台，廠家、商家更是乘機免費派發自家品牌安全套，吹響品牌進攻的「衝鋒號」。對於這些「免費的午餐」，人們自然樂於接受，幾千個乃至七、八萬個的安全套一宣布派發，很快就被一掃而光。而這正中商家下懷。安全套品牌之戰，就是這樣年復一年地演繹着。

安全套之戰還經常出現在大庭廣衆的街頭。某日，在熙來攘往的廣州天河電腦城臨街一座人行天橋上，就出現幾位美女，她們穿着漂亮制服，在橋上免費派發安全套。這本來也沒有什麼，叫人驚訝的是，她們派發的安全套竟然是「聯通」、「鳳凰衛士」等牌子，教人諸多聯想和猜測……看了叫人暗暗發笑。

目前，安全套商家開始盯住消費群龐大，而且市場潛力大的學生哥、學生妹市場。最近，這方面的促銷動作新招迭出，看點不少。在廣州，有商家賣避孕套，就將店開到了有十萬學生群的大學城，不僅僅如此，專門爲學生開發的避孕套也悄然出現在櫃枱裡。不過，與普通安全套不同的是，學生安全套更注重包裝，外表很有新意，初看儼然是一塊朱古力，或者一塊小糖果的造型。

據說，如此設計，目的是迎合學生貪玩、喜歡小禮品的興趣，同時也爲學生持有這些用品做視覺上的「掩護」。

學生安全套的出現，自然也引起了爭議。有人認爲，這多少會起到提示學生用避孕套的作用，對社會、家庭及學生本人都有好處。但也有持異議者批評道：這明顯是在鼓勵學生朝性方面走。

長江刀鮮

馬浩

長江刀鮮，就是長江刀魚。

物以稀爲貴，刀魚而今搖身一變而爲「仙」了。刀魚，鱗極細，如銀，其體修長似刀，由而得名。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爾雅》等又稱之爲：魛、鮆、鱭魚，或呼鱴刀、魛蔑，南朝《異苑》，妙言之，蝴蝶幻化而來，眞有想像力啊。

《揚州畫舫錄》載：「三江營出鰣魚，瓜洲深港出刀魚。」三江營在江都，是淮河入江之處，那裡的鰣魚而今絕跡了；不過，每年的三、四月間，瓜洲沿線的江面，總有一些刀魚頑強地從大海深處洄游至此，這片江面寬闊，蟲藻豐盈，當然，它們在此不過稍作休整，再溯洄而上，繁衍生息。

長江刀魚最鮮的時候，一如新茶，是在清明之前，故揚州有「刀不過清明」的說法。「揚子江頭雪作濤，纖鱗潑潑形如刀。」清明時節，春山如黛，江濤如雪，漁舟破浪，一網之下，刀魚閃動如粼粼碧波，不吃也會有幾分醉意了。俱往矣，而今一提刀魚，便有「奢望」一詞跳到目前，怕是我輩很難夾得動它了。

其實，長江刀魚，在過去實乃平常之物，猶如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春燕。記得小時候，吃刀魚，並不算回事，刀魚多刺，吃時，大都是清蒸，潔白的瓷盤之上，躺着幾尾清亮亮的長江刀魚，感覺仍作溯游之姿，或許母親怕我們卡刺，通常是左手以筷夾住魚頭，提起來，右手用筷子從魚頭處貼着魚脊有力一抹，直至尾部，魚肉便塌泥般掉將下來，攙一塊入口……而今想來，似乎口中仍有餘香。

我一直以來，都以爲長江刀魚，如是吃法而已。後來，翻閱書籍，始知自己的孤陋寡聞。《調鼎集》載有鱭魚圓、炸鱭魚、炙魚、鱭魚湯、鱭魚豆腐等十多種做法，從《隨園食單》裡還見有：「刀魚用蜜酒釀，清醬放盤中，如鰣魚法蒸之最佳」。看來袁枚亦喜清蒸，另說：「金陵人畏其多刺，竟油炙極枯，然後煎之。諺曰：『駝夾背，其人不活。』此之謂也。」看來袁老夫子對此吃法，頗有不滿，吃也是一種文明。

刀魚多刺，民間去刀魚刺的方法，似乎多種多樣，有一種方法——刀魚飯，頗覺得有趣。此法是將刀魚釘在鍋蓋之上，過去年代的鍋蓋都是木製品，簡單易行，飯熟了，魚肉也已酥爛如泥，紛紛掉落鍋中，空餘魚骨架子於鍋蓋之上。民間智慧，大都來自實踐，坐而論道，恐怕怎麼也想不出來。由於衆所周知的原由，長江刀魚幾近瀕臨絕種，而今如此這般寫來，望梅止渴吧。期望着有朝一日，這長江刀鮮能重現往昔繁榮，魚丁興旺，也好讓我試一試，那久已失傳的刀魚飯。

走在大連的街上

吳磊

坐了二十幾個小時火車，從三十六攝氏度的江南家鄉來到二十三攝氏度的大連，我有一種從深水裡浮出水面的感覺。腳一跨出車站就被風雨兜頭澆住，撐着臨時買的傘搖搖晃晃穿過車站前的勝利廣場，我的興奮感愈來愈強烈。

大連是以藍與綠的顏色來迎接人們的。藍的是大海，綠的是草坪；鋪天蓋地的大海，即便坐在大連商場外的木椅上，似乎都能呼吸到涼爽的海風，對我這個俗物來說，就這樣坐一下午，便是種享受。還有讓我驚詫的巨大的星海廣場，當我以一個小點的身影融入寬廣的草坪中，感覺那哪是什麼簡單的綠，簡直是個功能巨大的過濾器，一下濾清了心中的濁氣。這正是我要的感覺，但在去了著名的老虎灘，金石灘，還有傳家莊海濱浴場後，仍覺得缺點什麼，有種美中不足的感覺。

於是，剩下的旅程，我交給了腳力，我要走，要到大連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去走走。在城市中央訂一個標準房，隨後什麼都不帶，攜妻兒，像個當地人一樣倘佯在大樓與人流中，鑽進地下商城，跟叫我「大哥」的當地小姑娘討價還價買幾樣小小的紀念品，順着箭頭的指示坐在一片小吃廣場，管他什麼風味，本地或是外地的，炒魷魚，扇貝，還是雲南米線或者陝西罐罐麵，再來瓶冰鎮的大雪啤酒，不管咋吃，醋可以沒有，面前的小碗裡總少不了兩三個蒜頭——我從未這樣吃過，喝口啤酒，咬口蒜頭，生的呀！還就吃上了癮，回家後，我家的小桌上就多了個放蒜頭的碗。

本打算給妻子買件衣物什麼的，有韓國商城嘛。東轉西轉，東西沒買成，還差點迷了路，好幾層，什麼地上幾層，還有地下，地下負幾層，還有夾層。往哪走？硬是不問人，不信這個邪！一會兒上來，一會下去，又回到了原地，剛才不還在這兒歇過嗎？後來就沒有心思逛了，唯一的心思便是想辦法轉出去。你猜最後怎麼出去的？呵，從逃生通道！這也是樂趣，我覺得這樂趣賽過從火車站略過城市直接到風景點。是生活裡的樂趣。

我也買了地圖，可基本上不看。我在腦子裡留了空白，這個地圖我想自己畫，準不準沒關係，關鍵我想連帶這個城市的氣息一起畫下來，是什麼樣的氣息呢？是大海的潮濕，草坪的蒼翠，海蜊子的腥味，還是東北方言的豪氣？或許還不止這些。

市區奧林匹克公園洋溢節日的氣氛，一些年輕人在排練團體操，一些老人在練一種叫「扇球舞」的活動，不少孩子排隊在用腳「顛球」……

在不需要問路時，我興致勃勃地攔下一個中年人。這人似乎很有耐心，教養也好。我哥呀哥呀地一句一句地問，他也一句一句地答，像閒聊。說實話，我就是想聽聽大連人的「東北話」——嘎崩脆爽，還透着實在和幽默，有點趙本山演的「劉老根」的味道！

大連似乎也是個很自負的城市，火車站汽車站硬是很陳舊，這或許是個缺點吧，不過我下了火車不需保持警惕，搭訕的人與別地一樣多，都是旅行社或者拉人住旅館的，但他不會誑你，不會將遠在三里之外的小旅館說成「就在前面」，也不會將你帶上相反的方向，與你想去的地點南轅北轍。即使你不坐他的車，不住他的旅館，他也會給你指路，而且很耐心，甚至陪你走一程，最後，他會留給你一張名片，來一句「大哥，下次來玩啥的打電話唄」。在斯大林路街頭（聽聽，多讓人懷舊的名字）還遇到了家鄉人，做裁縫的，好幾年了，像定居下來了。說話辦事大大咧咧的，已經很大連的做派。我喜歡這種做派，或許有些城市就是有很強大的氣場，會包圍你，吸附在你身上。還有個進貨的，在青泥窪橋的「姐妹燒烤涮」遇着的，在家鄉是做韓服專賣，哪像個進貨的呀，根本不着急，每天拖着個小推車（進服裝用的）到處逛一逛，進點貨就存在賓館裡，再逛逛，像個旅遊者了。